

春日读经典,温柔地对待世界



《野草》

《墓碣文》发表于1925年6月22日《语丝》周刊第32期,此时五四运动退潮,《新青年》团体分裂,“同一阵营中的伙伴”分道扬镳,鲁迅心灰意冷,只感觉“在沙漠中走来走去”,“战斗的意气”也“冷得不少”。在迷茫、寂寥和孤独中,作者对自我展开了严峻地审视,他怀着巨大的痛苦对自我进行剖析,拿最猛烈的火来煅烧自己的灵魂和肉体,以期在自己的骨头和死灰中发现制“旧营垒”致命的诀窍。《墓碣文》就是作者在自我否定、自我探寻过程中迷茫空虚的反应。没有道路,没有希望,鲁迅陷入无尽的彷徨与迷茫。茕茕孑立,踽踽独行,正如《过客》里的那个赶路人,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从哪里来,不知道到哪里去,只得走,不回转。这是一个人的征途,他是个真正的过客,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他是真正的“历史中间物”,奋力摧毁一切腐朽的东西,为后来者开辟宽阔的光明。

《在路上》

《在路上》被看作是“垮掉派”的《圣经》,小说讲述了萨尔、狄恩、玛丽露等年轻男女横穿美国的旅行生活。无论是书中的角色还是作者凯鲁亚克本身,都透露出二战后美国青年的精神状态,他们蔑视权威和主流社会价值观念,反对因循守旧和物质主义,追求自由和个性,不受拘束随心所欲,他们在旅途过程中随意飙车,高谈东方禅宗、普鲁斯特、尼采和叔本华,他们热爱冒险,倡导及时行乐。正如萨尔所说:“我还年轻,我渴望上路。”我们不奢求能获得思想上的同谋,但是我们一定曾经在找寻信仰的路上一同前行过,一同歇斯底里过,一同放肆体味过生活。



《人间滋味》

汪曾祺先生有一所独属于他自己的文字屋。重读《人间滋味》一书,犹如和阔别已久的好友再度重逢,一个个亲切又熟悉的汉字映入眼帘。汪老先生喜好美食,也喜爱记录和描写美食。人们常说,安身之本,必资于食。凡事不苟且随意,于饮食更是这样,吃喝门道,贵在讲究。汪老也说:“一个人的口味要宽一点,杂一点,南甜北咸东辣西酸,都去尝试,对食物如此,对文化也应该这样。耳音要好一些,能多听懂几种方言。口味单调一点,耳音差一点,也不要紧,最重要的是对生活的兴趣要广一点。”读汪老的作品,你可以很清晰地明了汪老其人,透过薄薄的纸张,看见每个星期天在自修室消磨时间的汪先生,悠游自在地喝茶吃豆,捧着李清照或是辛弃疾的词集看得不亦乐乎。也可以想见在寒风凛冽的隆冬中折花剪穗,或是安坐在晴窗边小憩的汪先生,无论是何种姿态的他,总归是热爱生活、清澈开朗的。



汪曾祺

《狼图腾》

《狼图腾》以一种全新的历史视角,以“狼图腾”为精神线索,对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进行了全新的梳理,认为正是由于历史上游牧民族强悍进取的狼精神,不断为汉民族输血,中华文明才得以发展且从未中断。小说中“狼性”与“羊性”这两组对立的民族性格划分方式解释了中国历史兴衰王朝更替的内在逻辑,蕴含着某些合理性和深刻性,但是也存在简单化等问题。中国国民性格改造可以汲取“狼性”中的积极成分,在加强强悍勇武、锐意进取、冒险竞争、抱团合作类型的性格之外,还要继续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性格特质,还要积极学习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性格品质。



《人面桃花》

近日读完格非著的《人面桃花》,不由得为其深邃的精神和神秘莫测的故事折服。格非以他一贯的优雅而又美丽的笔调,展现了在清末民初那个风云更迭、急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一群怀揣梦想的寻梦者不惜流血牺牲只为建造内心乌托邦的故事。首先不得不说这部小说悬念迭生,神秘莫测。在小说中,梦境也成为了文章的重要意象,全文以“桃花源”梦、“乌托邦”梦为线索,为人物增添了诡异的宿命感。拨开层层意向,我们看到了小说背后的精神世界——乌托邦的梦想和人类精神的探求。在这部时间跨度很大的著作中,纵然人物的失败也代表了一个时代众多革命人建立美好乌托邦未果的遗憾,但我们理应看到背后的进步。在小说中,两代人对于理想和幸福的不同理解以及做出的选择,体现了近代中国人在自我精神和自我价值追求上的巨大飞跃,或许只有自我价值的觉醒,才真正表明中国人开始了摆脱千百年来的心灵桎梏。《人面桃花》是一部人们追寻乌托邦的小说,更是一部中国人探索自我价值和个人如何获得幸福慰藉的寓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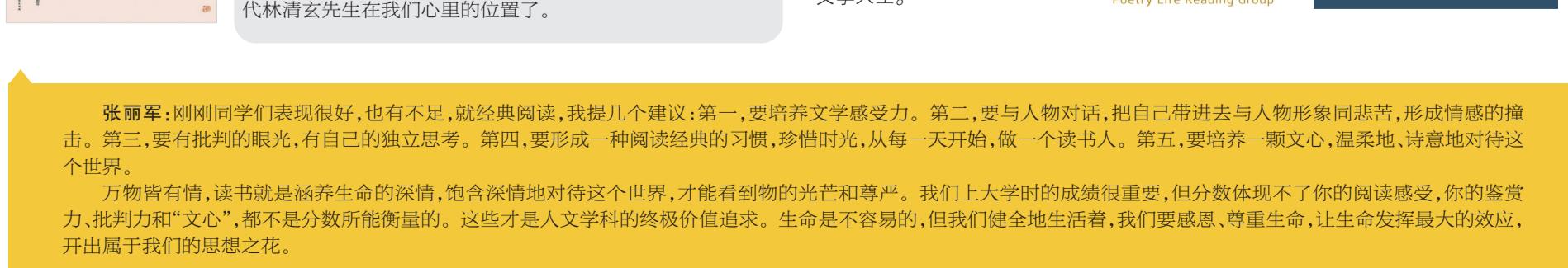
《生死场》

鲁迅先生为萧红的《生死场》做序,“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品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在我看来,她与鲁迅先生确实有相似之处,同样以深刻的描绘来揭露现实社会的黑暗,希望能够改造国民劣根性。但她并不全像鲁迅先生,鲁迅先生语言有些晦涩、语气冷峻、笔锋直指黑暗现实,给人一种审视批判的感觉;但她的文字是平淡的,但这平淡之中不失思想的深刻性,又带着一丝凄凉的美感。萧红对原生态的生命力展现并不加以手法修饰,而是采用白描将其一幕幕展现出来,透露出力透纸背的荒凉,令人心痛。人们对生命的不重视,乃至漠不关心。就像书中写到“农家无论是菜棵,或是牲畜,或是一根茅草也要超过人的价值”。一个又一个小人物,一种又一种不同的苦难,在那个痛苦的年代,痛苦地生,痛苦地死。在那个年代,只是生,就已经很难了。



《持续做一个深情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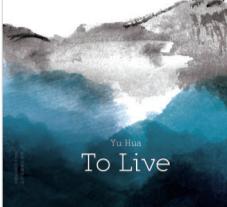
林清玄《持续做一个深情的人》,“情深,万象皆深。心扉的突然洞开,来自从容,来自有情。”这本以情感为主的美文随笔,包含着无数复杂的情感,有亲情,有爱情,有友情,更有对人世间万物的感情,而这一切的感情,带给我的感觉不外乎于“温柔”二字,正如那句“山是温柔,雾是温柔,樱花是温柔,心是一切温柔的起点,我愿能常保这一切温柔的心情。”犹记先生在书中的那句话:“一切美好的因缘都应有三个支撑点方能长远——重情,守义,惜缘。”但这世上,再也没有第二个人,能取代林清玄先生在我们心里的位置了。



张丽军:刚刚同学们表现很好,也有不足,就经典阅读,我提几个建议:第一,要培养文学感受力。第二,要与人物对话,把自己带进去与人物形象同悲苦,形成情感的撞击。第三,要有批判的眼光,有自己的独立思考。第四,要形成一种阅读经典的习惯,珍惜时光,从每一天开始,做一个读书人。第五,要培养一颗文心,温柔地、诗意地对待这个世界。

万物皆有情,读书就是涵养生命的深情,饱含深情地对待这个世界,才能看到物的光芒和尊严。我们上大学时的成绩很重要,但分数体现不了你的阅读感受,你的鉴赏力、批判力和“文心”,都不是分数所能衡量的。这些才是人文学科的终极价值追求。生命是不容易的,但我们健全地生活着,我们要感恩、尊重生命,让生命发挥最大的效应,开出属于我们的思想之花。

文学观澜 主持人:张丽军

活
着

余华

Yu Hua
To Live

《活着》

未曾翻开《活着》之前,我只觉得单单看书名都让人有一种悲怆的绝望感。而看完书后,我将之理解为一种在绝境之中无可奈何却无比坚定的力量。书中写到:活着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活着,就是世界给予人最大的恩赐,只要活着就有希望,无论好坏,至少在生命的尽头可以告诉自己:生而为人,活这一遭,我不后悔。“我知道黄昏正在转瞬即逝,黑夜从天而降了。我看到广阔的土地袒露着结实的胸膛,那是召唤的姿态,就像女人召唤着他们的儿女,土地召唤着黑夜来临。”生命的坚韧如同大漠里的胡杨,就算风沙弥漫仍坚持屹立不倒;生命的深广好似广袤的土地,承载着世间万物,单单活着,就能拥抱世界。



《我亲爱的甜橙树》

《我亲爱的甜橙树》是一个构思了42年的故事,那些关乎收获和失去的文字,呈现了一个孩童敏感善良的幻想世界;跨越年龄层次的灵魂交流,抚平了伤口,柔化地带人走过成长的阵痛。小说在最后的告白中,48岁的泽泽写道:“亲爱的老葡,是你教会我生命的温柔。现在换成我送出明星照片和弹球了,因为我知道感受不到温柔的生命并不美妙。”所以我才在想,有些时候,痛苦也是温柔的。正是因为彻彻底底地痛过,正是因为那些受过的伤痊愈过,我们才知道被伤害的痛苦,也才知道要怎样温柔地对待这个世界。

《倾城之恋》

张爱玲有显赫的家世与卓越的才情,有敏锐通透的感知力与惊为天人的细腻笔触,有关注与同情女性这一社会群体的清醒头脑,她的作品更是让当代的女性更清醒地面对现实。张爱玲曾经写道:“传奇里的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处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白流苏与范柳原只是两个普通百姓,在世俗的机关算计与汲汲功利中,所谓绝世之恋已被消磨殆尽。不过正是这些普通人普通的恋情,更能勾起我们的共鸣,因为他们身上,有我们千千万万个普通人的影子,这样的故事更加真实,更加贴近人心。张爱玲的文章从来不是单薄的,她秉持“文学是人的文学”的创作理念,不高喊或控诉虚伪庸俗的凡世,而是进入社会不同身份的女性内部,展示每一个人们不曾在意的女性生活的细节,揭露从上海到香港社会大舞台光鲜亮丽背后的压抑畸形。



《看云集》

章锡琛对于周作人的散文甚为偏爱。周作人在《看云集》序言中写道,这本书的题目来自于王维的一首诗:“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表达了先生的一种“闲适”态度,我看到这一题目时,不免联想到当时的时代背景: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文学观念的碰撞,新文学与旧文学的碰撞,文人思想的碰撞。就是在这样一个精神解放、文学变革的时期,周作人的《看云集》又真的会如其题目一般,云淡风轻,独立于世俗之外吗?他所看到的云,是蓝天白云,还是时代风云呢?一切都值得我静下心来,走进这本书里,去思考,去探索。通过本次阅读的经历,我想我收获的更多是老先生看文学的深度和做文章的态度,尤其是他以茶作比文学,关于茶的种种研究,讲茶树,讲茶精,都是不可少的事,讲文学的原理是茶的研究。文学之路漫长,愿我们通过前辈们的经验越走越远。



《宽容》

房龙在书中要说的道理很简单,可以引用他自己的一段话来说明:“大凡为宽容而战的人,不论彼此有什么不同,都有一点是一致的:他们的信仰总是伴随着怀疑;他们可以诚实地相信自己正确,却又从不能使自己的怀疑转化为坚固绝对的信念。”思想的束缚、战争的暴虐、种族的歧视等等,都在呼唤宽容。我们渴望那和平安详的日子,但同样要对社会、对他人、对自己负责,必要的时候决不能“宽容”地得过且过,将宽容发展成为漠不关心。用客观的态度去看待人生,你会发现,生活中的宽容会让你平和安详,而发展中的不宽容会促进社会的进步,无论过去、现在、将来,二者都需要存在。



诗意人生读书小组



诗意人生读书小组

Poetry Life Reading Group

欢迎关注中国作家网
www.chinawriter.com.cn

创意阅读与写作
工作坊

“创意阅读与写作工作坊”成立于2016年10月,依托《中国作家研究》杂志,至今已举办多次读书会,分别以当代作家的最新作品以及当下的优秀影视作品为讨论对象,深入分析作家创作与文化现象的当代意义,对创意写作带来的启发。主张阅读为写作服务,用有创意的阅读来训练有创意的写作。参与的对象以创意写作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生为主,同时也吸收了部分热爱创意写作的本科生。



本期读书会我们聚焦齐邦媛先生的《巨流河》。

我相信,当齐邦媛先生在本书的结尾写下“一切归于永恒的平静”的时候,她的内心是坦然而平静的。

绚烂归于平淡,文学的力量得以展现。

——叶炜

1 渡不过的巨流河,写不完的人间事

曹梦雨

《巨流河》作为台湾文学家齐邦媛先生的一部回忆性传记,以历史亲历者的角度用不同于大陆作家的眼光来看待历史,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审度历史的别样角度。写作手法平实质朴,不夸饰不炫技,顺应时间顺序排列的故事章节,就如一位耄耋之年的长辈在你面前缓缓讲述其生平往事,细小却极具生命力,件件往事的堆积好似一股股涓涓细流慢慢涌聚成河,最终拥有喷薄之力。

齐邦媛的这本《巨流河》始于巨流河终于哑口海,正如她自己的人生轨迹一般,是她人生的一部迁徙史。文中所涉及的一切都是她自己在这漫长的迁徙途中的所见所感,从北到南,从幼童至耄耋,她的成长与受教经历影响了她此生一生,使其终生强调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在我看来邦媛先生一直是位幸运的人,终生良师益友相伴,在战时仍能不断接受教育,从逃亡的中山中学到后来影响其至深“巍巍我南开精神”的南开中学以及日后的武汉大学,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她都能遇到给予其引导并受益颇多的良师,不论是其父齐世英的言传身教还是南开校长张伯苓、国文老师孟志荪的谆谆教诲,亦或是在教授《玛格丽特的痛苦》时读至动情处流下眼泪,快步走出教室,留下满室愕然的朱光潜老师,甚至是中年与钱穆先生的交往,都对其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让其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着文化的魅力,思考着知识分子所应走的道路。齐邦媛一直不喜政治,自诩只想走文学道路不碰政治,因此她所写的《巨流河》很明确地是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来对战争与政治进行重新理解,企图脱离于时代浪潮保持清醒目光,并且由于立场的不同,她笔下的战争与党派争斗往往是从另一个角度来反思历史。但即便是不想与政治有所牵扯的齐邦媛,在去台后也不得不与其纠缠,参与国文教科书的改革,废弃了拥有“正确政治”立场的旧书,启用了新编国文教材。

齐邦媛在全书最后一句写道:“一切归于永恒的平静。”从奔涌的巨流河到音无声消的哑口海,既是人生迁徙路径的尘埃落定,也为一段前尘往事画上了句号。战争与政治斗争赋予了齐邦媛不一样的人生经历,也使得她拥有顺境凡人所没有的人生体悟,同时这一波澜壮阔的时代背景也给予了《巨流河》厚重的历史承载感,正是这些时代人物与历史事件的存在才使得《巨流河》拥有着不同于其他传记的厚重感,所记人事,引人深思。

2 为什么文学才是必要的坚持?

高璐

正如王德威所言:“《巨流河》之所以可读,是因为齐先生不仅写一本自传而已。透过个人遭遇,她更触及了现代中国种种不得已的转折:东北与台湾——齐先生的两个故乡——剧烈的嬗变;知识分子的颠沛流离和他们无时或已的忧患意识;还有女性献身学术的挫折和勇气。更重要的,作为一位文学播种者,齐先生不断叩问:在如此充满缺憾的历史里,为什么文学才是必要的坚持?”

齐邦媛的《巨流河》带我们走进了始于辽河的历史与人生。她在序中说:“中国人自20世纪开始即苦难交缠,8年抗日战争中,数百万人殉国,数千万人流离失所。生者不言,死者默默。殉难者的鲜血,流亡者的热泪,渐渐全被淹没与遗忘了。我在那场战争中长大成人,心灵上刻满弹痕。60年来,何曾为自己生身的故乡和为她奋战的人写过一篇血泪记录?”不难看出,齐邦媛是想通过这本回忆录翻开历史,翻开自己颠沛流离的前半生,为故乡缅怀,为死者祭奠。

具有相似经历却远不如齐邦媛幸运的许燕吉是文坛著名学者许地山的女儿。她创作《我是落花生的女儿》的前言中曾提及:“我生活在动荡的岁月,被时代的浪潮从高山卷入海底;国家干部变成了铁窗囚犯,名家才女嫁给了白丁老农,其间艰辛曲折、酸甜苦辣,称得上传奇故事。媒体捕捉到了这个‘卖点’,几乎全国的小报、杂志和电视节目都做过报道。不过记者们毕竟不是亲历者,而且注意力多在我不寻常的婚姻上,因而促使我自己动手,将真人真事和盘托出,也许能给别人一点儿人生的借鉴。”“传奇”人生成为媒体宣传的重点,从而忽视了一个女性幼时丧父、万般磨难的艰辛。

《巨流河》与《我是落花生的女儿》这两本回忆录,都将历史从一个人的孩童、少年、青年、壮年以及晚年时期的所见所感真实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从而使得历史不再是冷冰冰的数字和事件,而是活生生的画面,甚至可以说就是生活场景。中国自20世纪以来,内忧外患不断,不得已的历史转折也让数亿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欢乐苦短,忧愁实多”的岁月中,演绎着一幕又一幕的悲喜剧。在亿及人生路上的重要人物,齐邦媛提到的齐世英、张大飞、朱光潜、钱穆,许燕吉提到的许地山、齐白石等人,都不同程度地给予他们重要的精神支撑和人格影响。所不同的是,《巨流河》展现出了更多的文学性,作为一位文学学者、大学教授,齐邦媛的笔触触及了时代的更替、历史的嬗变、人生的转折以及对文学的热爱,前半生的流亡换得了后半生的“齐先生”,精神返乡引起了无数人流落异地的感念。而《我是落花生的女儿》则更多地从历史给人带来的颠沛流离着手,一开场的温馨基调并没有持续下去,继而发生的是又一场让人措手不及的逃亡。但许燕吉并没有将她的“传奇”人生浓墨重彩,而是以一种黑色幽默的形式将之呈现,甚至读到某处,不禁让人莞尔。

值得肯定的是,不管是齐邦媛的《巨流河》、许燕吉的《我是落花生的女儿》,还是其他回忆性文集,都在不同程度地还原中国不平凡的岁月,记录不同凡响的人物。历史灾难可以摧毁人的生命,但同时也在塑造人的生命力,一种向死而生的生命活力,正如凤凰涅槃,浴火重生。